

第一章

遇贬谪天潢帝胄蒙难 平民巷龙子刘奭出生

一 刘奭出世

汉昭帝元平元年，公元前 74 年初，长安城。

天刚擦黑儿，随着北风的呼啸，大雪纷纷扬扬落满长安城的大街小巷。忙碌了一天的百姓们连忙紧闭门户，烧旺炉火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取暖。可尚冠里的许家却大开院门，许家的宝贝女婿刘病已焦急地走来走去，不时向路口张望着。从东厢房传出的呻吟声，在北风的吹送下，时断时续地撞击着他的耳膜，更使他焦躁。就在刘病已团团转时，巷口处传来辘辘的车轮声和一个少年邀功似的喊声：“接生婆请到了！”刘病已大步奔出院门，马车尚未停稳，他已一把抓住接生婆的手。在那妇人惊呼声中，刘病已已把她拉下车，几乎是拖着，穿过院子进了东厢房。里屋传出的呻吟声，使惊魂未定的接生婆定下神来。她揉

了揉被捏痛的胳膊，白了一眼刘病已，不慌不忙地走进屋内，几乎是贴着刘病已的鼻子，很神气地关上了房门。

刘病已愣了愣，有点儿恼怒，却又无可奈何，自我解嘲地摇摇头，又在房门前来回踱起步来。“病已，你可别来回转了，我的头都晕了。”听到这充满爱怜的责备声，刘病已急忙停住脚，向一直坐在几案旁的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又按捺不住地放慢脚步走了几步，低声问道：“岳父，您看……？”老人报以安慰地点点头，示意刘病已坐下。重新把目光投向里间那扇紧闭的房门。烛光下，这许家的主人许广汉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，他那微胖的面颊和光滑的下巴也显得有些滑稽。听着屋内女儿哭叫声，妻子的劝慰声，许广汉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下颌，心头掠过一丝酸楚。随即又释然一笑，暗想上天也算待我不薄，在自己受宫刑之前总算还留下一点骨血。虽说是个女儿，但容颜秀丽，孝顺懂事；又嫁了一个如意郎君，小夫妻恩恩爱爱，对自己和妻子十分恭敬；如今又要添上个外孙。自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想到这，许广汉爱怜地看了一眼女婿。只见刘病已神情专注地盯着里屋，一双手紧紧地抓着几案，以至指节都泛起白色。受女婿的感染，许广汉也紧张起来。一时间，小小的厅堂中，翁婿二人的心跳声越来越急促，几乎透不过气来。突然，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这异常沉闷的气氛。刘病已一下站了起来，喊道“生了！生了！”几步冲到房门，又猝然止步，不知所措地把目光转向岳父许广汉。“恭喜恭喜，贵子临门，母子平安啊！”接生婆喜笑颜开地说着，抱着一个婴儿走出门来，一脸恭维而又自得的笑意。刘病已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，一种柔软温热的气息刹时传遍他的全身，心头涌动着难以名状的感情。自己已为人父了！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子，刘病已已无从想起。在他的记忆中，长安狱、祖母史家、掖庭（即永巷。宫

中旁舍，供妃嫔们居住）是他这十几年生活过的地方。形单影孤，看尽了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如今抱着亲骨肉，刘病已不由得喜极而泣。接生婆在一旁仔细地打量着刘病已，对这位沦落民间的皇曾孙充满了好奇。关于刘病已的传闻，不仅是尚寇里，只怕长安城内外，也尽人皆知。

此时的汉帝国已有百年历史。虽然由于武帝时的连年用兵，以致国力消耗殆尽，但经过武帝晚年及昭帝十几年的休养生息，国家尚称得上国泰民安。许广汉虽称不上官，但毕竟在掖庭也掌管着织室（纺织）。许家亲朋也很多，听说许家生了一个外孙，满月那一天，纷纷携礼带物登门贺喜。加之左邻右舍，许家的小庭院变得热闹非凡。院中一株梅树也来凑趣，一夜之间，竟绽开无数花朵，送来缕缕幽香，为小院平添了几分喜气。

初为人父的刘病已，早为儿子想好名字。盼望他健健康康，一帆风顺，取名爽。当这个叫刘爽的新生儿，裹着锦被，瞪着一双大眼睛，被母亲许平君抱到正厅，求众人赐福时，立刻赢得一片赞叹，恭喜之声不绝于耳。这个夸婴儿长得富贵相，那个说这孩子长大一定能拜将封相……许广汉夫妻和刘病已夫妻一面应接不暇地致谢，一面谦逊道：孩子能知书上进就心满意足，哪里指望他高官显爵呢？说笑间，酒宴已经摆好。在一片喧闹声中，小刘爽不知何时怡然地睡着了。毫不理睬为他筹办的酒宴就要开宴，毫不理睬众人对他的赞叹和希望。初降人世的他自然不会想到，等待他的将是一场人生的暴风雨；前来贺喜的人则更不会想到，他们今日赞美的这个婴孩，26年后将成为执掌汉王朝的君主。一个儒雅的无政治才能的皇帝，他心力交瘁地执政16年，无可奈何地划上人生句号后，西汉王朝亦在风雨飘摇中——他就是历史上的汉元帝。但此刻，再富有想象力的人也不敢想到，不会想到新生小儿的人生之路。即使是出

身皇族的刘病已也不曾、不敢有此梦想。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地将刘病已从民间推向权力的最高峰，因此，刘爽备尝了童年难以愈合的创痛，担负起西汉兴亡转折点的重任。

喧闹了一天的许家小院复归平静，三三两两的客人尽兴而归。忙碌了一天的刘病已却毫无睡意。在黑暗中倾听着儿子的呼吸声，回想着众人恭喜的话语，刘病已再一次想起自己的身世，感慨万千……

二 巫蛊之祸

武帝的年纪越来越大了，对神仙方术的热情也越来越强烈了。先是听信一个叫李少君的术士之言，派人到蓬莱求仙。于是齐、燕二地的方士纷纷汇集京师，争相向武帝兜售求仙之术。齐地有个叫少翁的人，利用影戏原理，让武帝远远地望见所谓的李夫人魂魄，以慰武帝相思之情。由此，被封为文成将军，得到许多赏赐。在文成将军的唆使下，武帝兴建甘泉宫。宫内画满鬼神之形，连武帝乘坐的车，也被云气、鬼神的图像装饰，希望借此能和神仙沟通。谁知，一年多过去了，不见神仙踪迹。文成将军只得写一封“天书”，给牛吞下。然后故作占卜状，声称牛腹中有奇宝。可怜牛被杀，果然从腹中找到一封文字奇怪的帛书。不幸的是，武帝认得文成将军的笔迹，骗术被拆穿了。文成将军自然是被诛杀，但武帝求仙之心却未动摇。不久，又有一个叫栾大的方士得到武帝的宠信，封为五利将军，又佩天士将军、地士将军、大通将军印，不但封侯还娶了武帝的长女为妻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栾大的“法术”越来越不灵验。于是他也被诛杀，到地府和文成将军做伴去了。虽说几次受骗，但丝毫

未动摇武帝的信念。事祠祭、求神仙自古有之，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。加之武帝的迷恋，京师则成为各类方士、神巫大显神通之地。一时间，妖言惑众，把整个京城闹得乌烟瘴气。一些女巫奔走于豪门之间，并逐渐赢得了宫中妃嫔的信任。对武帝望穿秋水的宫人们纷纷听信女巫之言，设木人祭祀。希望借助神力获得皇帝恩宠，或者致情敌于死地。这种方法很快风行皇宫，风行官宦之家。

这一天，武帝正在休息，恍惚间，看见一个男人带着宝剑溜走龙华门，显然是意图不轨，马上吩咐侍卫去抓人。可众人忙了半天根本不见刺客的影子，守宫门的武士诅咒发誓不曾放进一个陌生人。武帝一听，气急败坏，先杀了管宫门的卫士。接着搜查整个皇宫和长安城，满城风雨闹了 11 天。这件事，也许是武帝在做梦或年老眼花所致。可龙颜大怒，一搜查下来，刺客没查到，反而查出很多方士、巫婆叫人用木头人施法。武帝一向迷信方术鬼神，明明看见一个带剑的男人，如今却无影无踪，便以为是有人用木头人来迷魂。就在武帝对“施法”的人，恨得咬牙切齿时，有人告发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，还埋有木头人咒骂皇上。被鬼神一事弄得神魂颠倒的武帝，早已没了理智和亲情，立刻派人追查。丞相公孙贺本是武帝卫皇后的姐夫，也曾经权倾一时，如今卫皇后年老色衰，宫中无有了靠山，竟因为儿子和皇帝女儿私通引来杀身之祸。在追查中，殃及后宫妃嫔、公主及至大臣，死者数百人。于是历史上的巫蛊案始兴，举国上下、人人自危。

武帝杀了很多，又烧了很多木头人。因为他相信木人作祟，所以这一激烈手段非但没有给他带来安宁，反而整天疑神疑鬼，梦见许多木头人用小锤子敲他的头——武帝病倒了。此时皇后卫子夫早已失宠，连带着太子据也失去武帝欢心。对武

帝劳民伤财征战四夷，太子据一向不以为然，因此皇后、太子难得见武帝一面。一些小入便趁此机会，中伤太子。其中有一个叫江充的直指绣衣使者（皇帝特使，穿绣衣，以示尊宠）更是不遗余力。几年前，武帝立了一位新夫人。据说这位夫人出生时，右手便攥成拳头，还是武帝使她这只手伸开的呢。史书上称她为钩弋夫人。她入宫后十分受宠，又为武帝生了一位皇子。武帝老年得子自是欢喜万分，而且这位皇子又是怀了 14 个月才降生的，和历史上传说的尧一样。因此，武帝亲自在钩弋宫门上题写下“尧母门”三个字。善于揣测皇帝心意的人都觉得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。江充作为武帝近臣，督察皇亲贵戚，这种迹象早已映入眼中。太子据为人敦厚，不善言辞，对武帝身边的人不知笼络，对江充也没表示过任何热情，这一切使江充对太子据暗生不满。一日，江充跟随武帝去甘泉宫时，看到太子据的家令乘马车走在驰道上（即御道，天子驰走车马之路），江充马上执行自己的职责，兴师问罪。太子据得知后，一面责怪手下人僭越礼制，一面认为事情紧急，才横穿驰道也算情有可原。便向江充求情，情愿受罚，只求江充不要告诉武帝，免得皇上责备他没有管教好下人。江充等待这一机会已经很久，岂肯放过。于是摆出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，不但把太子家令违制一事告诉了武帝，而且还添油加醋把太子据求情一事也告诉了武帝。他的“忠诚”立刻得到了武帝的信任，从此更加重用。武帝虽然不喜欢太子，但两年过去却无废黜之意。眼见武帝病重，和太子据结怨在前的江充心乱如麻。他后悔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，和太子据闹翻了脸。如果武帝驾崩，太子据执掌朝政，自己还有好日子过吗？江充以自心度他人心，愈想愈怕，决定先下手为强。思虑过度的江充形容憔悴地来到武帝榻前，现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武帝果然起了疑心，连连追问。江充佯装

不得已，哭诉道：“臣得知太子在宫中用木人设祭，言语之中，对陛下颇为不敬。臣本该及早向陛下禀奏，又恐陛下气恼伤身，还怕有人诬告臣陷害太子。”武帝听完江充的谎话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半晌才说道：“这个逆子！你立刻带人搜查太子宫！”江充连忙爬起来，飞奔出宫门，带领兵上冲进太子宫。太子据心中无鬼，虽说又惊又气，但毫无惧色。不料，江充在太子宫中转了一圈，竟搜出许多木人和帛书，上面满是大逆不道的文字。江充得意洋洋地向武帝邀功去了；怒不可遏的太子据也立刻乘车，赶到武帝寝宫，要见武帝申诉。但宦官早已被江充收买，根本不予通报，只说皇帝不见。看到快快而归的太子，太子宫内一下子慌乱起来。巫蛊之祸的厉害尽人皆知，阳石公主，诸邑公主都因此祸而死。冷静下来的太子据也感到事态的严重，没了主意。闻讯而来的太子少傅见太子自述无门，只能坐以待毙，便决定铤而走险。他建议太子率领东宫和皇后宫中的羽林军（在汉朝，皇后、太子都有自己的军队）诛杀江充，再向武帝请罪。正所谓急病乱投医，太子据此时也考虑不了许多，便派人通知母亲。卫皇后曾眼见女儿被杀，如今太子据是她颐养天年的惟一希望，哪有不允之理，便将羽林军统交太子节制。

也该江充倒霉，武帝眼见从太子宫搜出的“罪证”，震怒之下派江充去抓捕太子据。狐假虎威的江充不可一世地闯进太子宫，他忘记了狗急尚且跳墙这句老话。江充入太子宫，恰恰是自投罗网。太子据早已集合两宫人马，一见江充，立即紧闭宫门。江充见势不好，色厉内荏地喊了几声，却未得到理睬。刹时，卫军杀上，一场混战。江充吓得瘫倒地上，被卫军捉住，拖出宫门，身首异处。他带来的军队，也是非死即伤。侥幸逃脱的急忙奔进皇宫，声称太子谋反。在这紧要关头，武帝反倒清醒了许多。想起太子据平日为人，多半不会诅咒谋逆，这次杀

江充一定有内情。于是吩咐身边近侍去太子宫问明情况。事有凑巧，当日当值的近侍和江充互为表里，哪肯去太子宫。一怕会落个江充一样的下场；二怕真相大白，自己同样脱不了干系。武帝有令，只得在宫内转了几圈，故作慌张地跑回来，奏说太子果然是谋反了。听他讲得有凭有据，不由武帝不信，惊怒交集，大叫发兵围剿。可怜太子据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，朝廷大军便兵临宫门，只得背水一战。四天后，在一片讨逆声中，太子据败走长安城，走投无路，被迫自尽。一生谨慎的太子据，背负意图以杀父戮君的罪名，含恨九泉。他的儿孙、妻妾也在劫难逃。太子据有一妃子史良娣（太子妻妾一等为太子妃，二等为良娣），她生有一子，史称史皇孙；史皇孙又纳王夫人，几月前刚刚生下一子。因为是武帝的嫡曾孙，得知喜讯后，武帝亲自赐封为皇曾孙，如今受祖父的牵连也被收入监牢。由于太子据一案牵连甚广，死了数千人，所以皇曾孙转瞬间成了孤儿，在长安狱中嗷嗷待哺，无人理睬。

三 “真命天子”

狱中多了一个身分特殊的小儿，惊动了当时的廷尉监丙吉。他见小孩如此可怜，便在狱中挑选了两个犯罪较轻的女囚，令她们哺养皇曾孙。丙吉的夫人姓水名隄，学过相面望气之术，皇曾孙的事，丙吉归家后就告诉了夫人，对太子据的死不免慨叹几句。水隄连忙制止，笑道：“太子据的事，自有人去说。倒是那个皇曾孙现在就在你管狱中，你要多多费心尽力。只是不知他的命相如何？”丙吉一听，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：“明天你不妨去看上一看。”水隄倒真动了好奇之心，第二天就和丈夫一齐

来到狱中。见曾皇孙啼哭不止，心中十分怜悯，连忙抱了过来。仔细一看，真真是大贵之相。水隄呆了呆，急忙将丈夫拉到一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依妾看来，这个孩子将来必有大福，君应好好对待，多积阴德。”这也是水隄怜小儿的计策。丙吉本就同情小儿，又听夫人一番言语，则更是尽心尽力。虽说有人照料，丙吉又特意安排皇曾孙及服侍之人独住一间干燥向阳的囚房，但皇曾孙却时时生病。此时武帝没有下旨处死曾孙，但也没有理睬他，皇曾孙就成了长安狱中特殊一员。转眼间三年过去，一场大瘟疫袭来。一向多病的皇曾孙又一次染病，奄奄一息。丙吉夫妇大急，昼夜探视，延医用药。就在很多人都相继染病而亡时，皇曾孙的病却一天天好了起来。一月后，竟精神更胜往昔。惊喜之余，丙吉替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起名病已，希望以后他再也不生病之意。

皇曾孙刘病已刚刚逃过瘟疫一劫，不想恶运又降到他的身上。原来，武帝在五祚宫养病时，有一自称善望气的人禀奏“长安狱中，有天子气。”其实是江充的同伙知道太子据后代在狱中，为了斩草除根假说而已。武帝闻言，大怒，立即下旨“长安狱中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一概处死。”并命使者督办。丙吉听说后，立即紧闭监狱大门。任凭外面的人如何威胁叫嚷，拒不领旨。并命人向使者传语：“天子以好生为大德，民众无罪，尚且不可妄杀，更何况此中有皇帝的亲曾孙呢？”彼此相拒了一夜，使者无法入内。又觉得丙吉言之有理，只得回宫据实回奏。自从太子据自尽，武帝渐渐心气平和，回想起儿子的许多好处，心中很是后悔。时过境迁，现下朝中又有人替太子据鸣冤，武帝便把当时追杀太子的人全部处死，并建思子台慰藉太子的亡魂。使者自然知道武帝的心事，因此便把丙吉原话告诉了武帝。武帝沉吟半晌，叹息到：“这也是天意。”于是大赦天下，众囚

犯欢呼雀跃，各自归家，年幼的皇曾孙去处又成了问题。丙吉费力打听很久，才得知史良娣的母亲、兄长还健在。虽说居于乡间，生计倒也不愁。便使人护送刘病已至史家抚养。史家的人本就惦记着这个孤儿，一见不免大哭一场，自是精心看护。不久，武帝驾崩，临终有诏将皇曾孙收养掖庭，于是刘病已又重入京都。当时的掖庭令张贺原先曾服侍过太子据，也因太子一案受到牵连，才降为掖庭令。他见旧主的遗孤在自己治下，便千方百计格外尽心抚养。等到刘病已大一些，张贺便送他人塾读书。刘病已果然是聪明过人，勤学不倦。数年后，出落得一表人材。由于他的特殊身分和卓然不凡，私下里引起很多人的议论。

看到刘病已如此上进，张贺心中暗喜。他有一个女儿，年纪和刘病已相仿，张贺有心把女儿嫁给刘病已，便和弟弟张安世商量。只因这个弟弟在朝中为右将军，所以张贺遇事反倒要向弟弟请教。张安世一听哥哥要结这门亲事，立刻发起脾气，怪哥哥真是越老越糊涂。人家嫁女都择高门，自家好女儿怎可低就。张贺还想分辩，张安世摆了摆手，放缓了语气说道：“大哥，刘病已虽然人才出众，终归是太子据的孙子，罪臣之后。已被削为民籍，咱们张家女儿怎能嫁一平民？大哥待他已算仁至义尽，嫁女一事万万不可。”张贺见弟弟执意如此，自然是拗不过，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但仍留心，必要觅得一位好姑娘，总要使刘病已成家立业，方觉对得起太子据。恰巧在掖庭宫舍中，和刘病已住邻居的暴室啬夫（掌管织事）许广汉有一女儿，尚待字闺中。说来许广汉与张贺，虽然官职各有高下，可同为宫役，时常相晤，身世又颇为相似，交情自然也不错。许广汉曾在昌邑王手下做个小小的郎官，一次在随同武帝巡幸甘泉宫时，慌乱中把别人的马鞍放到自己马背上。被发觉后，按汉时法律要

处以死刑，后来免罪一等，处宫刑，许广汉成了刑余之人。又过数年，武帝驾崩，昭帝即位，上官桀父子密谋造反。暗中准备许多绳索、武器，想在宴请昭帝和诸大臣时，用来捆杀君臣之用。消息泄露后，上官桀父子被诛。朝廷派许广汉去搜查那些绳索、武器，作为上官桀谋反的罪证。不知什么原因，许广汉竟没有找到，而别人一去就搜出来了。因此，许广汉又一次受到处罚，被派到掖庭掌管织室。他和张贺同为刑余之人，又同在掖庭供职，便很快熟悉起来，二人常在一起以酒消愁。一日，两人互谈衷曲，酒至半酣，张贺便向许广汉说道：“皇曾孙病已，年已长成，他日如有恩赏，便有封侯之望。许兄令媛，如若配与病已成婚，也是一桩好事。”当时，许广汉已有酒意，慨然应允。回家和妻子一说，许夫人勃然大怒道：“我的女儿乃是鲜花一朵，日后大有福贵，怎能配他！”原来许女小字平君，曾经许给欧侯氏之子为妻，尚未过门丈夫亡故。因此人们俱说许平君得嫁与贵人，才能相守。许广汉见妻子唠叨不止，便说：“这是掖庭令张大人亲自为媒，怎可推脱？我听说张大人原曾想把自己女儿嫁给刘病已，因他弟弟反对只好作罢。刘病已为人如何，你又亲眼得见，确实难得。况且，他终是皇曾孙，你想想看，皇室的亲骨肉，会不会落魄无依呢？将来一旦得志，你我也好有个依靠。”许夫人见丈夫说的也有道理，便闷闷不乐地为女儿准备嫁衣。

刘病已和许平君成婚后，夫妻甜甜蜜蜜，鱼水和谐。许家人也对刘病已青眼相加。在岳父资助下，刘病已向东海的名儒轺中翁学习《诗经》，颇有名声。此外刘病已颇有高祖之风，任侠尚气，常常和一群意气相投的年轻人斗鸡走马，出游三辅。因此闾里奸邪、吏治得失，刘病已纯熟于心。如今有了儿子，刘病已暂时放弃了这一爱好，专心在家陪伴妻儿。几月来，许广

汉夫妇，刘病已夫妇，四人就围着小刘爽团团转。惊喜于他的一颦一笑。昭帝驾崩，大将军霍光迎立昌邑王，旋即废黜等国家大事，他们自然是无暇顾及，也无心顾及。这天中午，刘病已正抱着小刘爽晒太阳，忽听门外人声鼎沸。大门一开，走进一队羽林军，领头的大臣向刘病已宣读了上官太后的诏书，封刘病已为阳武侯，即刻入宫。举家震惊，随即大喜。见来人执礼甚恭，许广汉和刘病已已猜出几分。想到不久自己就会继承祖业，执掌刘氏天下，刘病已怦然心动。他强作镇定，更换朝服，坐上马车，左右簇拥，驶向未央宫。谒见太后毕，早有群臣上表请立阳武侯为帝的奏章呈上来，上官太后自然是一声准奏。昭帝元平元年秋，刘病已即皇帝位，史称宣帝。对于这个沦落民间又被立为皇帝的刘病已，人们总是觉得好奇惊羨。因此关于他的种种神异现象自然在史书上详加重笔。刘病已的大起大落，似乎应了孟子那句“天降大任、必苦其心志”的话。这位史书中的真命天子将创造出一个中兴局面，而由于他，本文主人公刘爽也将成为一个得不到父亲欢心的太子，一个从繁荣走向衰亡的君主。

第二章

独步汉宫霍氏擅用权 母遭毒害孺子数遇险

一 拥二帝、废一君、三朝元老

在昭、宣两朝，有一人是赫赫有名，可以说他亲手扶立了两位皇帝，他就是大将军霍光。霍光是武帝时闻名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弟。说起来和卫皇后也有亲戚（霍去病的母亲是卫皇后的妹妹），霍光少年时，便被霍去病带到京城，从低等的郎官做起。由于兄长的照应，加之霍光为人谨慎，不出差错，等到卫青、霍去病等人故去后，他已成为武帝的重臣。武帝生有六子，太子据因巫蛊事自杀；齐怀王、昌邑哀王早死；而燕王旦、广陵王胥骄奢无度，傲岸无礼；只有少子刘弗陵聪慧，无论相貌还是行事，都有武帝的风范，却尚不足 6 岁。武帝想立刘弗陵为太子，但恐皇帝年少，其母会恣意妄为，骄奢淫乱而无人能禁；大权将落入女主手中，危及刘氏皇权。二怕幼子少

不醒事，有损国政，因此忧心忡忡。思前想后，痛下决心。一日，突然斥责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，眼见着往日宠爱的女人叩头求饶，武帝仍狠下心肠把她打入冷宫。不久，钩弋夫人抑郁而死。随后，武帝亲赐霍光一幅画，展开后，见画面中故事乃是周公背着成王朝会诸侯。霍光深知帝意，将画深藏不露。武帝临崩前，还特意嘱托霍光立刘弗陵为帝（史称昭帝），准霍光行周公之事。同时受命的还有金日 𠂔、上官桀。金日 𠂔是匈奴休屠国的王子，被俘入长安，在宫中养马。因为武帝很喜欢他，所以不顾大臣们的反对，一直信任、重用他。金日 𠂔也竭诚效忠武帝，以忠厚笃慎而著称。他辅佐昭帝没有多久，就去世了。上官桀最初也是为武帝看马的。有一次武帝病了，上官桀趁机偷闲了几天。武帝病愈到马厩巡看，见马瘦了许多，十分生气，要治上官桀的罪。上官桀随机应变，连忙叩头分辩道：“臣听说皇上病了，日夜担心，寝食不安。只恨不能以身相替，哪有心思看马……”说着，竟然涕泪交零。武帝认为上官桀忠心可嘉，不由转怒为喜，从此就把他当作心腹。后来，在诛灭莽何罗谋反案时，上官桀又立了功，被封为侯。

昭帝继位时只有 8 岁，尚需人照顾。他的长姊鄂邑公主寡居，便搬到宫中以侍左右。鄂邑公主有一情夫丁外人，也随公主一同住进皇宫。上官桀有个小孙女，也是霍光的外孙女。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上官桀想把孙女送入皇宫，便和霍光商议。霍光却以孩子太小为由，不愿意向昭帝进言（上官太后做寡妇时也不过十五六岁）。上官桀父子见霍光不允，便转而求助丁外人。丁外人和公主一说，既是情人说辞，公主自然满口应承。即召上官氏入宫，封为婕妤，未过多久，立为皇后。为了感谢丁外人，上官桀便要霍光奏明昭帝，封丁外人为侯。霍光虽对鄂邑公主和丁外人私通一事，大开方便之门，认为私通事小，供

奉事大。但对丁外人封侯却坚决不同意，并以高祖遗训“无功不得封侯”为据。因此，得罪了上官父子及鄂邑公主。上官桀原就官职比霍光高，如今又成皇亲，自以为可以权倾一时，可在霍光那却屡屡碰壁。而且，自辅政以来，霍光为人果断，公正无私，渐渐大权都归霍光，这引起了上官桀极度的不满和忌恨。他和同样失意不满的鄂邑公主及自认为二位兄长已死、自己应当即位的燕王旦，密谋反叛。昭帝始元六年，以燕王旦的名义上书，告霍光专权自恣，任人唯亲，并擅自选增府上校尉，出入礼仪甚大，怀疑其有谋逆之心，自称愿意回京师勤王。趁着霍光休假，呈给昭帝。原指望皇帝年幼无知，一定处置霍光。不料，14岁的昭帝一眼就看出书中破绽，认为有人要陷害霍光，不但不怪罪，反而加倍信任。见扳不倒霍光，上官桀父子便打算和燕王旦、鄂邑公主里应外合杀霍光，废昭帝。事情败露，上官灭族；燕王旦、鄂邑公主自杀。从此，霍光成为第一权臣。虽然他大权在握，但对昭帝却是尽心竭力，没有半点非份之想，一心想做第二个周公。在他的治理下，国家倒也太平兴盛。昭帝渐渐长大了，可以独立处理政事。霍光正想松口气，刚过20岁的昭帝却一病不起，不久就驾崩了。昭帝无子，当初，上官皇后因为年幼，加之是霍光的外孙女，并未受到父、祖的牵连。长大后，霍光为了让自己外孙女早生太子，一面让太医以保重身体为名，不让昭帝多近女色；一面又命宫女穿多带子的衣裤，为防范措施。可就是这样，上官皇后也没生一男半女。昭帝一死，何人继位就成了大问题。当时，武帝还有一个儿子齐王在世。有人便建议立齐王为帝，霍光认为，武帝在世就因齐王多有过失而屡次责备他，昭帝继位后，也未见他有什么改变，所以不同意立齐王。于是，便在武帝的孙辈中寻找，觉得昌邑王比较合适。他是早卒的昌邑哀王之子，他的祖母就是闻名的李夫人，死

后被人追封为皇后。这样一来，昌邑王也可称做天潢嫡派。当时昌邑王已 19 岁，但不知他是天性如此，还是智力有问题，在进京的途中就闹得人仰马翻。来到未央宫后更甚从前，每日和从昌邑国带来的 200 多从官，日夜嬉戏荒淫，什么宫规、礼制，全不顾及。霍光见引狼入室，皇权危急，深以为忧，与大司农田延年商议补救办法。田延年以殷朝伊尹放逐太甲安宗庙的先例，劝霍光废昌邑王。于是，霍光传召丞相、御史、列侯一同至未央宫计议。大家见霍光按剑而坐，又确实不满昌邑王所为，自然是惟大将军令是听。昌邑王在位 27 天被废，尚未改元，所以算不上一代帝王。眨眼之间，霍光立而又废，震惊朝野。

虽然说很轻松就将昌邑王废黜了，可谁来继位，却又成了一个重大问题。就在大臣们议论纷纷之际，已升为光禄大夫的丙吉想起刘病已一事，便对霍光说：“武帝有一曾孙名病已，现年 18 岁。博学多才，禀性纯良。大将军何不立此人为帝？”对这位曾皇孙，霍光也有耳闻。听丙吉一说，立刻禀明太后。由于有前车之鉴，又详细打听了一番，众口称赞。于是，霍光召开朝议，提出立刘病已为帝。众人自然无有异议，徒有虚名的上官太后当然对霍光言听计从，一道懿旨，昨天还困居民宅的刘病已立刻飞上枝头，成了九五之尊，史称宣帝。早在民间，宣帝便深知霍光权重，党亲连体，根居于朝廷。所以，虽然霍光要归政于宣帝，但宣帝却百般谦让，仍然委任霍光总理军政大事。所有国事都先汇报给霍光，然后再奏明皇帝。每次霍光朝见，宣帝都表现得恭敬得不能再恭敬，谦逊得不能再谦逊，但心中却非常不安乃至不满。《汉书·霍光传》曾载：宣帝初继位，拜谒高庙，祭祀祖先。霍光与其同车，为骖乘。宣帝觉得好像有芒刺在背，扎得他百般难受，却又不肯去摘除，只得正襟危坐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而张安世为骖乘时，宣帝则非常从容舒展，尽

现他往昔出游三辅的风采。因此，霍光死后家族尽灭，民间传说：霍家的灾祸早在骖乘之时就已萌生。如今宣帝尚在屋檐下，只能谨小慎微，以待时机。

二 淳于衍投毒，凤折重三

霍光迎立宣帝后，可谓功高盖世。大臣们都想巴结他，便想锦上添花，上表请宣帝立霍光的小女儿为皇后。霍光的发妻早死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即上官太后之母。现在的霍夫人本是霍家的侍女，叫霍显。她为霍光生了儿子，所以被立为夫人。她有一女儿尚未出嫁，霍显一心想要这个女儿飞黄腾达；主意便打到宣帝身上，可宣帝却下旨，要大家为他寻找以前曾用过的宝剑。表示剑虽旧，也不名贵，但因是旧时之物，旧情难忘。大臣一个个心神领会，转而一口同声奏请宣帝立许平君为后。按照惯例，皇后的父亲要封侯。可多少有些失落的霍光以许广汉本是刑余之人，不宜受地采邑为由加以阻止。宣帝无奈只得放弃封侯之意，一年后，封岳父为昌成君。霍显却并不甘心这种结局，一直等待时机。

宣帝本始三年，许后再次怀孕。她自入宫以来，一切都很不习惯。只得谨小慎微，克守礼制，每五天一次去长乐宫朝见上官太后。和丈夫不能像以前一样肆意亲昵使她痛苦；儿子不能天天守在身边使她痛苦；父母不能常常省视使她痛苦；而更痛苦的是那种压抑的气氛。宣帝虽然从未表露，但许后已觉察到丈夫承受的压力。隐约中，她已得知自己曾成为权倾朝野的霍家女儿的绊脚石。这越发使未央宫中许皇后处于彷徨不安中。这一天，宣帝退朝回宫。见许皇后正独自焚香，脸上还有泪痕。